

群众演唱丛刊

(剧本专辑)



河北群众艺术馆编印

1963.12

編 者 的 話

《群众演唱丛刊》包括戏剧、曲艺、歌曲等十六个专辑，其中的作品絕大部分是建国以来，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，也选入了一些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，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戏剧和歌曲。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，主题明确。在编选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了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，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面貌，其中有歌颂三面红旗和歌颂新人新事的；有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；有揭露地富反坏特务分子破坏活动的；有反对包办婚姻、反映新家庭、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；也有反对封建迷信，显示农村新风气、新面貌的。……总之，这些作品都是用社会主义、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思想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优秀节目。在编选过程中，也考虑到农村业余艺术团体的特点，所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农村排演，群众喜闻乐见的。

在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中，普遍的唱起新歌，说起新书，演起新戏来，是个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，它不只是人们玩玩乐乐的问题，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占领阵地的问题，希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同志们共同努力，把这一工作作好。

这部《群众演唱丛刊》，编辑时由于人手少、时间短，缺点一定少不了，请同志们多提些宝贵的意见。

目 录



巴索	中秋之夜	(1)
巴索	儿女亲事	(40)
巴索	抢伞	(54)
巴索	两个心眼	(68)

中秋之夜

賈承基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中秋之夜。

地點：浙江東海岸某漁村。

人物：

李大伯——老漁民，五十六歲。

金花——李大伯的儿媳，二十六歲。

李諾諾——某島上蔣匪游擊隊員。李大伯之子，金花的丈夫，二十八歲。

林士凡——蔣匪台灣總部的軍事聯絡專員，登陸特務小組的小組長。

李大伯新蓋起的房間，靠近窗戶處有一床鋪，左牆邊有櫥櫃，櫥櫃旁有一米缸；右牆角吊掛着舊網，下有網柱，柱上拴綁着尚在織編的新網。屋地上，短凳、矮桌，桌上點着一盞小油燈，

右有門，通金花住的里屋；正面門外向左去，是燒飯的地方。

窗、門外，為山坡的一角，屋近處高舉着幾張芭蕉樹葉，輕輕地搖擺着。山後為遠海，海上隱現着島影。

後半夜，浪潮吼叫，屋內燈光微亮，屋外黑綽綽的，藍天上掛着幾顆白星星。皓月西斜。

〔李大伯卷着袖口，手拿着小木盆，從外邊燒水回來，他打開櫥櫃，取出一只大磁碗，從米缸舀了兩碗米，走到門口，忽而又覺得米下少了些，索性回來，又從米

缸中抓了一大把，放在木盆内；回过头，没留神，一脚踩在矮凳上，“哐”一声；老头唯恐这声响会惊动了什么，急忙向里屋听了听，轻轻地扶起了小木凳，正待往外走，这时金花边扣衣服，边从里屋出……

金 花：爹！

李大伯：咳！金花，这么早你起来干啥？

金 花：爹！您真是！起来也不叫我一声！

李大伯：你看，这还叫你干啥，我自个还不会做点饭吃……

你夜里睡那么晚，这大早起来不乏力吗？快回去睡去吧！

金 花：爹！（从老头手中接过木盆）您一夜都没睡吧！一会您还下海生产呢！这样您会把身子……

李大伯 睡啦，睡啦！

金 花：别说啦，爹！我知道，您没睡……

李大伯：嘿嘿！（苦笑）跟你说吧，夜里我躺在床上，一想到咱们互助组新添的这三条船，这一潮就要下水啦，你看，我觉……

金 花：您就一夜都合不上眼了，是不是？

李大伯：你想想，孩子，我在海上苦熬了四十年，就没使过好船哪！……咳！修了补，补了修，那简直烂的呀，就象刚从坟堆里扒出来的棺材板。那时候，出海就是鬼，上岸才算人哪！

金 花：爹！那样的年月，咱渔民总算熬过去了！

李大伯：是啊！你看，现如今，一添就是三条船！……嘿！

照这么发展着，我看用不到二年，咱就有机帆船使唤啦！

金 花：要是等咱们再立了社……

李大伯：（两手往一起一搭）那……咱们就跟社会主义挂上勾啦！

〔二人笑！

李大伯：（忽然想起外边的鍋来）噢！金花！快！水該扑出鍋啦！

金 花：可是呢！光說話，就忘了給您做飯啦！（急跑下）

〔老头看着儿媳的身影，不禁的感叹。

李大伯：咳！上了年岁，倒成了老小孩儿啦，处处还得儿媳妇照看着，这要是我儿子在家，不給狗貧的国民党抓去，我这日子不就过的……咳（悶悶地坐在凳子上，随手去桌子上拿烟袋，見昨天过节买的月饼、瓜果梨桃等物，还照样的摆在桌子上，老头心里难过、快快地把烟袋又丢在桌子上）别人家过上个中秋，妻儿团聚，热火朝天；可我这节过的，白天盼晚上，夜里数星星，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哇！（用手扯了扯花白的胡子）我盼儿子，想儿子，可人家金花这孩子，年青青的，結婚不到三个月，守了五年半活寡了！五年半哪！……

〔半晌，老头突然地站起来，举眼望着柜頂上的磁質菩薩象，沉思了一下，向外看了看，急轉身从自己的床鋪底下破紙盒中，抽出了三棵高香，小心地点着，正待对着菩薩插上去，金花端洗臉水上場，見狀不由一愣。

金 花：爹！

李大伯：（回头見儿媳，尷尬地縮回手来）金……金花，我是盼……盼着……

金 花：爹！（同情地）再怎么样也不能迷信呀，咱們就……好好地相信共产党吧！

李大伯：对呀！該死的哑巴菩薩，我就是烧上整船的香，終究也不会把人給我送回来呀！（說着，把香扔在地上，又狠狠地踩了几脚）千恨，万恨，就恨那狗貧的国民党！

好好的人，抓了去，五年半連个音信都沒有。我……我恨不得一脚把他們踩在地下，連骨头都踩他个粉碎！

金 花：爹！……（坐下）

李大伯：金花，我的好孩子！爹知道你心里难过呀……过两天，爹到政府去說說，給你找个地方学习去吧，一学习那就什么都忘了！

金 花：不！爹！

李大伯：要不就到鎮上，进个工厂，一天到晚听机器叫唤，那，什么也就顾不上想了！

金 花：爹！您別說啦！哪儿我也不去，我就跟您在一块儿，您下海，我做飯！

李大伯：諾諾这个傻蛋，怎么人家就有的跑回来，他怎么就不知道跑回来。

金 花：爹！咱們加紧生产吧！支援解放軍解放海島，把他解放回来，讓人民政府教育他，改造他，他不会跟蔣介石一条心！

李大伯：咳！要說这孩子跟蔣介石一条心，那是永远也不会的！这孩子，十三岁上死了娘，自打这么小（用手比划着）就跟着我在海上熬，吃过国民党的苦，受过漁霸的气。大风大雨里，拚着命干，邻舍亲友們，誰不說我的諾諾是个好后生；咳！都怪我呀！……四几年秋天，眼看着国民党败下来了，我硬是貪了多打一船的鱼，結果……把个孩子給抓走了……

〔外边一个互助組員的呼喊声。〕

〔声：“李大伯！李大伯！”〕

李大伯：（趋向窗口）誰呀！阿順嗎？

〔声：“李大伯，咱組长說您今天不下海啦！”〕

李大伯：（向金花）催我下海啦！（向外）好啦！我这就去啦！

〔“李大伯，咱組长說您今天不下海啦！”

李大伯：怎么，我今天不下海？

〔声：“組长說，叫您去合作社，把咱們組的帳結一結去！”

李大伯：阿順，咱互助組开会的时候，不是决定我后天去嗎？

〔声：“合作社昨天来的信，叫咱組今天就去！”

李大伯：組长呢？

〔声：“咱組长到生产指揮部去了！叫我来順便告訴您一声！”

李大伯：好啦！

金 花：爹！人家阿順哥，是头年冬天跑回来的，看人家现在……

李大伯：現在这孩子改造的不坏呀！在我們組还 真是把手呢……咳！这要是我的諾諾……

金 花：爹……

李大伯：（感叹地）八月十五中秋节，咱是月圓人不圓哪！

金 花：……夜里我做梦……他拿着一张“回归証”回来了，等我醒了，急的我一身的冷汗……

李大伯：是應該多往好处想啊！……咳！我打魚呀，就象人家欠我的債，我恨不得一网把海里的魚都撈搭上来，支援解放軍，解放他国民党狗窩的王八窩！……当我一撒下这网的时候哇……咳，不說这个啦！咱就爭取着吧！

对！我这就到政府去打听打听，看有誰跑回来沒有。

金 花：您吃完饭再去呀！

李大伯：不！我問一声就回来！（下）

〔金花站在門口目送着老头。

〔海潮声更大了些，金花拿起扫把，刚欲扫地，传来一阵青年渔民们高亢的渔歌声，夹杂着“下海婁”的呼唤声。金花静下来，又不禁跑向門口，向远方望了望，默默地轉回身，繼續扫地。

〔大特务林士凡，穿蓝色干部服，鬼鬼祟祟地向屋里窥視，金花发觉身后有人，急轉身。

林士凡：阿嫂！你早啊！

金 花：噢！同志！

林士凡：阿嫂！麻煩你！跟你打听个人，这村上有一位李……李正荣老大伯在哪儿住呀！

金 花：啊！我們这儿就是！你有事嗎？同志？

林士凡：这可太巧啦，你們在村头住啊！（說着，跨进了門口，急忙用眼把屋子打量了一下）那么，你是……

金 花：我叫金花！

林士凡：噢！对！你是李大伯的儿媳妇！

金 花：同志，你是……

林士凡：我是县人民政府的，我姓赵哇。起早从区上来……你們刘区长跟我談过你們家，……我到这儿来，想了解了解你們的生活情况！

金 花：我們跟大伙儿一样，过得都很好！坐吧，同志，我爹到政府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！

林士凡：好！……噢，对啦！你們諾諾有个信儿沒有哇？

金 花：咳！赵同志，跟您說，自从四九年秋天，国民党把他抓了去，五年半啦，一点音訊都沒有哇！……誰知道他到哪儿啦！……

林士凡：应该打听打听，捎个信儿叫他回来！

金 花：打听了！我爹天天打听，就是打听不着他的下落！
說不定……他已經……

林士凡：噢！这样！（暗暗自語）……哼！怎么？諾諾沒回來！……（問金花）……这样吧，阿嫂……我先到別家串串去！

金 花：喝碗水吧，同志！

林士凡：不啦！等你爹回來再說吧！（下）

〔金花將他送至門口，回來整理桌子，一端起那還沒有吃完的橘果、月餅，不禁一陣心酸起來……〕

金 花：要是諾諾趕回家，過上這個大節氣，該多熱鬧哇！（搖了搖頭，好象是不愿再往下想了。）抓去這幾年，誰知道，該變成個啥樣兒哩！（走近櫥櫃，默默地将東西放進櫃里，又慢慢地轉回身，靠着櫃，手捏着衣裳角，兩眼出神地想了一陣子……忽而坐到網柱前，拿起梭子，沒網綫，於是，又悵悵地回來，到屋裡去拿麻綫簸箕……）

〔這時候，諾諾着便衣，驚慌地從窗口探起頭來，見屋內沒人，不由愣了愣。

李諾諾：（自語地）……噢！？不對吧！……（見櫥櫃、水缸）……哼！這是我的家呀！……（稍一遲疑，壓低着嗓子）阿爸！阿爸！……

〔金花端着麻綫簸箕，自裡屋出。與諾諾四眼相對。

金 花：（出其不意）你……

李諾諾：金花 …

金 花：（震驚地、激動地）諾——諾！（麻綫簸箕掉在地上，稍停，拔腳就往外跑）

〔二人進屋。

金 花：（驚疑不定）諾諾，你这是……

李諾諾：我剛從海島上跑回來……

金 花：你……你回來了！……（說着，她又想找水，又想找飯，又想……不知如何是好，結果，忙了一陣，竟啥也沒找到）……咳呀！這幾年哪！可真把人的眼都盼瞎了……

李諾諾：算啦！阿爸呢？

金 花：到政府去了！我去找……

李諾諾（急忙一把拉住）別找啦！

金 花：（停住）爹一会儿就回來！……我去……

李諾諾：你別這麼毛毛火火的！……我累得要命啊！

金 花：快躺下歇歇！（扶諾諾坐床上）……這幾年哪！爹恨不得從海島上，把你一把抓回來呀！……（很興奮地）想不到……今天真的過了個團圓節……

【諾諾剛坐在床上，又忽地跳起來，跑向門口，向外看了看，金花急跟上去，扶住他。

金 花：（見諾諾神魂不定）諾諾，他們追你了吧？

李諾諾：（順口答腔）追啦！

金 花：開槍打你了吧？

李諾諾：打啦！

金 花：咳呀！把個人吓成啥樣兒了！……諾諾，這回你可不要怕啦！你這可是回到人民的天底下啦！

李諾諾：金花，咱們這塊兒……

金 花：諾諾，你放心吧！海匪們不敢追你啦，咱這塊兒，到處都是解放軍啦！這不，部隊過了兩天兩夜啦，還沒過完呢！

李諾諾：啊！真的？

金 花：前天在東石村吃的飯……啃……住了不少哇！

李諾諾：怎么？在东石村吃的飯？

金 花：可不，我們都去看啦，长枪，短枪，一水儿锃亮！

那大炮那个大呀，长这么大我都没看見过。

李諾諾：（失声地）唉呀！坏啦！

金 花：（一愣）怎么着？諾諾。

李諾諾：（急掩飾）沒……没什么……

金 花：噯！你怎么？……

李諾諾：咳！我是說，海島上我还有一些錢呢，跑的时候，怎么就忘了帶出来呢。……咳！真是！……

金 花：为这个呀，我以为啥了不起的事呢。快別心痛那几个錢啦！人跑回来就求之不得呀。現下，不缺你那几个錢用啦！……家里呀……足够咱們过的。……

李諾諾：（失望地、癱軟地坐在床上）那就好哇……

金 花：咳！弄得滿身都是泥。（好象伸手去扣諾諾的衣扣，但她手捏着諾諾的衣裳，並沒有扣，而是两眼直盯着諾諾的臉）諾諾，……整整五年半哪……

李諾諾：（拿开金花的手）……金花，我心里煩的慌！

金 花：……等了你……五年半……咳！（坐在凳子上，用衣角擦抹着眼泪）……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……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回来的……！

李諾諾：金花，你給我碗水喝吧！

金 花：（如梦初醒似地）……噯呀，着我鬧的，……光顾了……咳，就忘了給你喝碗水啦！……諾諾，你等等，啊！我去烧！……（欲下）

李諾諾：給我掬碗涼的喝吧！我肚子烧的难受！

金 花：那可不行！你剛到家里，还上气不接下气的呢，喝凉水还不生病！……等不及，我給你掬碗热米湯喝吧，

家里还有糖呢……（說着，她从桌子上，拿起大磁碗，刚到門口，又猛地回来）噢，家里还有月餅呢！……（又赶紧走向櫥柜，拿出了橘、果、月餅，放在諾諾的面前。）你先吃一点吧！一会飯就熟啦，爹也该回来了！（下）

李諾諾：（見金花出）哼！东石村住了解放軍！怪不得登上陆来没人接呢！不用說，一定是把联络点給砸啦！（急得在屋內踱步，走到里屋門口，見麻錢簸箕掉在地上，看了看，不由得拾起来。）那末我就……为公事来，报私仇走，……也算没白来一趟啊……（他走到桌子前，碰了一块月餅放在嘴里。）……冤报冤，仇报仇……（他愣了愣，抬头看了看房。）……嘿，好漂亮的房子！……（一步跳到櫥柜前，用手打开缸盖。）这……这么多的米……哼！我一看就不对劲呢……（狠狠地向外啐了一口。）呸！别你妈的披着駱駝皮装象啦！……穿戴的……活象个潘金蓮，不定靠着他妈的几个西門庆呢！（“啪”的一声盖上缸盖，刚刚打开櫥柜。）

〔金花一手端碗，一手端洗臉水上。〕

金 花：諾諾！快趁热喝米湯吧！

李諾諾：（不語）

金 花：（見諾諾气色不对。）諾諾，你找啥，我給你找！

李諾諾：我找双鞋子洗洗脚，找身衣裳換換！

金 花：（将湯碗及臉盆放下。）……諾諾，你先歇歇，跑这么远，多累呀！等你洗完臉，我給你找好啦……諾諾！

啊！先喝碗米湯……（伸手去拉諾諾。）

李諾諾：（把袖子一甩）别这么装模做样的！我不喝啦！

金 花：（一愣）你这是怎么啦？刚到家里……

李諾諾：刚到家怎么样？

金 花：諾諾，嫌我拿水拿慢了？（歡意地）……，我在外邊捎帶着又添了把火……

李諾諾：別來這套了！

金 花：諾諾！是我對不起你嗎？……

李諾諾：得了吧！吃的，有米，穿的，有布，身邊又有人照顧着，就差大洋樓沒有住上呢！……

金 花：（一時還摸不清頭腦，繼續問諾諾。）諾諾，我正要告訴你呢，這幾年，家里的生活呀，多亏了政府干部們照顧，村里鄉親們幫助，過得比以前順心得多了！

李諾諾：我說呢！人民幣總不會從天上往下掉呢。對呀！再多養上幾個活財神，你們的日子……比這還會更好過呢！

〔金花這才聽懂了他的意思，氣得頓時說不出話來。

金 花：你！……你說這話……你好沒良心哪！我想不到你……

李諾諾：你想不到老子今天回來！

金 花：你……你說這話……也不怕大風刮爛了你的舌頭！……你……

李諾諾：啊！你……你還罵人……你……（想動手，又怕喊叫）……啊！反了你哩！……我……我……

〔這時候，金花覺得說重了一點，但是心里又着實怪委屈的，愣了一下，急忙趨向諾諾。

金 花：諾諾呀，你說這話，真戳人的心哪！

李諾諾：他媽，人倒了楣生姜不辣呀……我是個什麼東西……我敢怪罪你？……你是他媽頂着紅帽子的太歲奶奶！

金 花：你說啥？

李諾諾：你是紅奶奶、紅太太！

金 花：（實在忍耐不住了）啊！我……我不跟你說！（扭

头就往外走。)

李諾諾：(一惊，急忙拉住)你哪儿去？

金 花：我找爹去！我叫爹来评评理！

〔諾諾意識到自己的处境，惟恐声张出去，于己不利，于是遂赶紧轉換笑脸。〕

李諾諾：(假装赔不是的样子。)金花，金花……夫妻两口子开个玩笑……也……也值得这样……

金 花：有这样开玩笑的！

李諾諾：(硬压制着自己心内的惊慌，勉强地说两句俏皮话。)嘿嘿，薛平贵回武家坡的时候，还逗逗王三姐呢……看你……

金 花：废话！

李諾諾：喂，金花，算……算我不会说话，你……你就待着点儿……别为了两口子两句家常话儿……惹得阿爸他老人家不痛快！……

金 花：咳！才五年半哪……真的把个人变啦！……你……你还怕人不痛快！

李諾諾：得啦，得啦！金花……你打我两个嘴巴子好啦！

〔金花难过地转过脸去。〕

〔这时候，諾諾咬牙切齿地正想伸手去掐金花的脖子，正好金花也转过脸来。〕

李諾諾：(急忙住手，假惺惺地从金花身上捏下来一段白绫头。)金……金花！我说的话，你就当是一阵风刮过去啦……

金 花：(和諾諾面对面，忽发觉諾諾门牙少了两颗。)你门牙怎么少了两颗，啊？

李諾諾：挖工事摔的！

金 花：（心疼地）咳呀！……这是受的什么样的罪哟！……
……啧啧！身子没摔坏呀！……（又扶諾諾坐床上。）

李諾諾：躺了几天！……还是咬着牙挖呗！

金 花：……看把人糟蹋的这个样子……（順手取下手巾，
放在臉盆內，端到諾諾面前。）这几年……你在海島上，
該受了多少折磨哟！

李諾諾：算啦，說这干啥？

金 花：你知道……家里多么惦记你呀，我們一端起飯碗，
就想起你在海島上吃沒有吃，穿沒有穿……

李諾諾：在海島上还能有福享嗎！搶着好的吃点好的，搶不
着就勒紧褲腰帶，喝几口大海風。（悄悄地向門外看了
看。）算啦！給我找身衣裳吧！

〔金花忙打开箱子找衣裳。

李諾諾：这房子是新盖的嗎？

金 花：怎么，你还以为是咱从前那間小草棚子？記得嗎？
咱們結婚的那天，連間屋都沒有，把爹挤到別人家去睡。

〔金花一提过去的事，諾諾不由得心里打了个冷战。

李諾諾：（愣了愣）……啊！……咳……

金 花：可熬出头来了！咱們如今也盖上新房啦。諾諾，你
回来了，总算我們……这房子沒白盖呀……

李諾諾：金花……（在房內踱着步。）我……我想問你句話……

金 花：你問哪！

李諾諾：……（又怕金花吵嚷。）……你……你可別生气呀……

金 花：有話就說，別这么吞吞吐吐的……

李諾諾：噯，金花……

金 花：你說吧！

李諾諾：說實話，你还打算……

金 花：諾諾，你这是怎么啦！快别这么疑神疑鬼的，五六年我都等了……只要你不是个反革命分子……

李諾諾：住口！……（又不自觉失神地长叹了一口气。）……咳……

金 花：（见諾諾的样子不由一愣）諾諾，你的神色不对！

李諾諾：（勉强镇定自己。）怎么……

金 花：你跑回来是大喜事，你怎么老是这样咳声叹气的？

李諾諾：（支吾）……我是觉着……咳！这几年……怪对不起你们爷儿俩……

金 花：諾諾，快别说这个，我们爷儿俩谁也不会怪你呀……要恨，就恨那该死的国民党啊！……好好的人哪，给抓了去，糟践了五六年哪！……这瘦的……就剩一把骨头架子了……（说到这里，又不禁眼泪挂在了眼角，但她尽量抑制了自己）……諾諾！……快把衣裳换下来吧，我给你洗洗！……（说着，她托着一迭子干净衣服，放在諾諾面前。）……等爹回来，你们爷儿俩快到政府去报个告儿吧？

李諾諾：（一惊）啊？……报个告儿？

金 花：报个告儿，叫干部们也放心哪，諾諾，政府干部们都挺惦记你呀，三天两头的来打听……这不……

李諾諾：（压抑着内心的惊慌。）对！报个告儿……

金 花：就是你来之前，还有一位县上的赵同志，来打听过你呢！

李諾諾：（越发有点坐不住，急起身向外看了看。）啊！

金 花：你看啥呀？……

李諾諾：（支吾）啊……看……看看爹怎么还不回来……

金 花：嘿！……看爹回来这个高兴吧！……老人家一准拍着巴掌乐呀！……